



我要和你做 春天和樱桃所做的事



深情品鉴西方经典诗歌之美

苏缨 毛晓雯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我要和你做 春天和樱桃所做的事



深情品鉴西方经典诗歌之美

苏缨 毛晓雯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要和你做春天和樱桃树所做之事: 深情品鉴西方
经典诗歌之美 / 苏纁, 毛晓雯著.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516-0

I. ①我… II. ①苏… ②毛… III. ①诗歌欣赏—西
方国家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5674 号

书 名 我要和你做春天和樱桃树所做之事: 深情
品鉴西方经典诗歌之美

作 者 苏 纁 毛晓雯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特约编辑 聂 赟

文字编辑 邹晓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516-0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倘不是因为我有梦，那么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着无限空间的君王。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法] 古斯塔夫·莫罗《赫西俄德与缪斯》(Hesiod and the Muse, Gustave Moreau, 1870)。这幅画可谓诗人与诗艺的经典写照，表现诗歌是如何亲昵地得之于神。诗人是一副牧人的装扮，脚下蹲伏着一只牧羊犬，手里提一根驱赶羊群的手杖，这忠实地再现了赫西俄德在长诗《神谱》中的自况。画面里的缪斯女神轻轻倚靠着诗人，却只像少女陪着恋人一起看海的模样，温柔至恍惚。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即便在一心敬神的古人看来，也未必是对女神的亵渎。譬如伊壁鸠鲁学派的大哲菲洛德莫斯就曾经亲昵地称缪斯为“我的情妇”。

自序：诸神的城堡

诗歌是自存并自足的一个世界，在人间以外，在人生以外。如果有一幅画面可以近乎完美地呈现这个世界，那么我想，它一定就是英国画家斯特拉德威克的《诸神的城堡》。

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不知为何我就相信，它一定是为了亘古以来、亘古以往的诗人们而诞生的。那座罗马式的建筑本应属于古代，却在下方的拱门里露出了金色的月亮和星星；俊美的诸神们背着翅膀，或读书，或编织花环，或关切地打量着刚刚从下界被引领上来的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像神一样的美，只是裸着身子，尚有几分羞怯，而羞怯里又藏着些按捺不住的狂喜。如果有朝一日我们也将登上诸神的城堡，那么这必定是我们自然而然应有的样子，应有的神情。

斯特拉德威克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画家，是爱德华·伯恩-琼斯的追随者。他擅长的是历史和神话题材，在这幅《诸神的城堡》之前还从不曾画过任何纯属虚构的世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有人讥讽它只会简单地复制历史，不懂得何谓“真正的”创作，斯特拉德威克便以这幅作品愤而回击——这虽然只是艺术史上的一件小事，却相当的耐人寻味，因为它意味着当时的审美趣味完全和过去不同了，艺术不再以摹写真实为目标，而是要用比现实更真实的笔触，比肉眼的极限更精微的细节与色彩，去驰骋想象，去临摹那些远在我们这个宇宙之外的世界。那时候的人们发现，无论画笔还是诗笺，却原来都是我们的造梦工具，我们非但不想经由诗歌和绘画来认清现实，反而要借助它们的羽翼，让自己远遁于琐屑与芜杂的现实之外。

所以，若你评价某一部作品多么深刻地反映了现实，艺术家们一定避之唯恐不及。那是一个科学与工业渐兴，信仰则日渐凋零的时代，到处都是肮脏的街道、市侩气的招牌和没有着落的灵魂。那些双脚已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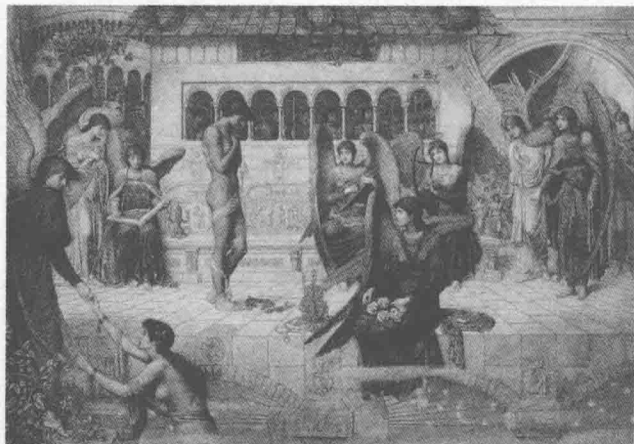
面上感觉不到引力的人们，只好将云朵想象成岛，将风筝想象成锚，让生命的船就此固定下来，再不漂泊。

这一看似荒诞的想象倒很契合伊拉斯谟《愚人颂》的调子——在这部文艺复兴时代的滑稽作品里，作者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至高的幸福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幸福，因为它的代价最低。好吧，作者的取譬是如此之贴切：想象自己是一位国王远比真的去做国王幸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用诗歌和绘画，用一切让我们可以放肆灵魂的技艺，来幻想一座诸神的城堡，并进而幻想我们自己就是住在城堡里的俊美而快乐的神祇呢？

真相仅此而已。于是，当我们再看到帕尔纳索斯山上阿波罗与缪斯女神的庄严宝相，我们其实比那些从不读诗的人更加明白：凡此种种，终归只是虚妄。

苏 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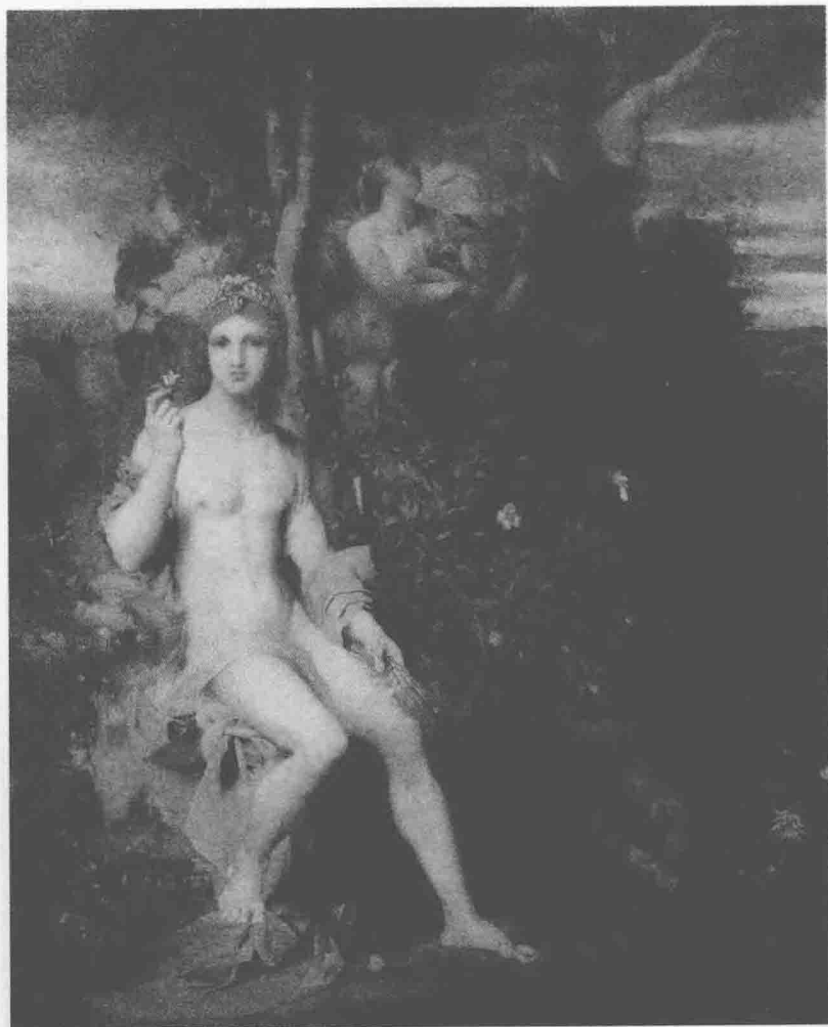
2012年1月



[英] 约翰·梅尔休伊什·斯特拉德威克《诸神的城堡》(The Ram-parts of Gods' House, John Melhuish Strudwick, 1889)。



[德] 小汉斯·荷尔拜因《阿波罗与缪斯女神在帕尔纳索斯山》(Apollo and the Muses on Parnassus,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1533)。在希腊神话里，太阳神阿波罗兼司文艺，九位缪斯女神则专司文艺。帕尔纳索斯山是阿波罗与缪斯的领地，因此“Parnassus”一词也被用来代指诗坛。



[法]古斯塔夫·莫罗《阿波罗与九位缪斯女神》(Apollo and The Nine Muses, Gustave Moreau, 1856)。

自序

001

直到青苔遮住我们的名字

——艾米丽·狄金森和她的诗

于是，我们像至亲在一个夜晚相遇——
我们隔着墙壁低语——

直到青苔爬上了我们的唇——

遮住了——我们的名字——

——[美]艾米丽·狄金森《我为
美而死》

043

冬天的樱花与年年的樱花

——新川和江的樱花诗

让我们永远是孩子，
一起玩童年的游戏。

这里有光明而盘桓不落的夕阳，

外面的樱花却开始飘坠如雨。

——[日]新川和江《冬天的
樱花》

023

被偷走的孩子

——叶芝与莎士比亚的精灵世界

因为他来了，人间的孩子
到水边和荒野来了

和一个精灵手牵手了

这世上哭声太多，你不懂的。

——[英]叶芝《被偷走的
孩子》

055

俄耳甫斯的爱情与西方诗

歌的用典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I)

背后的妻子是我宿命的影

鸽群今晚作最后的飞行

——[法]阿波利奈尔《纹章》

095

因为挚爱,所以孤独

——拜伦和他的诗

……可是除了太阳,

一切都已消沉。

——[英]拜伦《哀希腊》

129

在小妖的集市上沉沦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和她的诗

在悠久的坟墓中迷惘,

阳光不升起也不消翳。

我也许,也许我还记得你,

我也许把你忘记。

——[英]克里斯蒂娜·罗塞

蒂《歌》

165

美丽的极致必是死亡

——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

“我要乔卡南的头,

我就是乔卡南的头。”

——[英]奥斯卡·王尔德

《莎乐美》

189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约翰·多恩的吁求与马修·阿诺德

的痛失

在星散成无数孤岛之前，

我们曾是一体，

是一座完整的大陆……

——[英]马修·阿诺德《再致

玛格丽特》

215

月亮以上的爱情与第五元素

——爱伦·坡和他的诗(I)

是不是你把水中的仙女逐出了湍流，
还赶走了草地上的精灵和我在罗望子树
下的梦？

——[美]爱伦·坡《十四行诗·

致科学》



直到青苔遮住我们的名字
——艾米丽·狄金森和她的诗

于是，我们像至亲在一个夜晚相遇——
我们隔着墙壁低语——
直到青苔爬上了我们的唇——
遮住了——我们的名字——
——[美]艾米丽·狄金森《我为美而死》

【在时光深处遇见】

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1830~1886)

美国女诗人，在美国诗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惠特曼。狄金森一生创作了一千八百首诗歌，但在她生前，仅有七首诗被朋友从她的信件中誊抄出来投稿发表，其他诗歌都沉睡在卧室的大箱子里，直到她去世四年之后才公开出版。诗集的出版为狄金森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只是这样或那样的赞美，狄金森再也听不到。为此常有人遗憾，遗憾桂冠来得太迟，遗憾狄金森生前没能享受荣耀。我也遗憾，为十九世纪遗憾，彼时明明已有狄金森道出关于永恒与爱的真理，他们却错过了那一声声嘹亮的号角。

直到青苔遮住我们的名字 ——艾米丽·狄金森和她的诗

于是，我们像至亲在一个夜晚相遇——

我们隔着墙壁低语——

直到青苔爬上了我们的唇——

遮住了——我们的名字——

—— [美] 艾米丽·狄金森《我为美而死》

美国马萨诸塞州，汉姆斯特镇，狄金森一家是那里的名门望族。所有人都知道狄金森先生有三个孩子：长子奥斯丁，二女儿艾米丽和三女儿拉维妮娅，但人们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无论何时造访狄金

森先生的宅邸，都见不到“就住在这座宅邸里”的艾米丽。有时候在楼下的客厅里，他们会听到楼上的某个房间传来轻轻浅浅的脚步声，他们猜想有个人就住在楼上，却从未见过她走下楼来。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艾米丽，人们知道她的存在，却越来越不能确定她的存在。不乏有势利之辈替这一位或那一位大好青年来向狄金森先生提亲，夸赞他或他与艾米丽是天造地设之合。他们知道艾米丽曾在汉姆斯特大学里受过足足六年的良好教育（当然，他们更加清楚那所大学就是艾米丽的祖父创办的），继而又在霍里约克女子神学院读过一年神学，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姑娘，并且，据她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们说，她性格开朗，聪明过人，经常妙语连珠，实在是一个完美的交往对象。但是，这一切只是传说，因为自从艾米丽从神学院辍学回家之后，几乎没有人再见到过她。他们知道，她没有外出，没有旅行的癖好，亦没有和任何男子发生任何程度的秘密恋爱，她就在那里，人们却见不到她。只在极少极少的时候，幸运儿会瞥见一个瘦削的背影，着一袭白衣，匆匆登楼而去。从来只有最好的几个朋友才能上得她的小楼，在那个仅仅属于艾米丽的世界里尽情谈笑。

今天我们会推测艾米丽的情况属于自闭症的一种，但在当时，无论家人还是外人，只觉得艾米丽怪异、孤僻，完全是人世当中的异类。她终日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也许是在读书，也许是在做些别的什么事情，反正房门总是关着，除了三两个好友之外，没有人搞得清她究竟是怎么打发这一天天的寂寞时日的。

以今天的标准，艾米丽应该是一个最该令家人、也最该令自己操心的剩女，但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清教气氛浓郁的美国，一个女子若将毕生奉献于宗教也并没有什么不好。艾米丽受过正统的神学训练，也许会有这方面的打算吧？

艾米丽的确认真读过教父时代那位著名的圣杰罗姆的书信集，她甚至背得出其中的一些段落，尤其是圣杰罗姆说服一位贵族女子做“基督的新妇”时所写的文字，那字里行间简直有着只有言情小说才会有的令人脸红心跳的激情：“希望闺房的秘密永远守护着你；让新郎永远和你在内心中嬉戏；你祈祷吗？那时你就在和新郎谈话；你读经吗？那时他就和你交谈。当你睡觉的时候，他将从后面来到并把手放入门孔，这时你的心将为他感动；并会惊醒起来同时说出，‘我害了相思病。’于是他会回答说：‘我的妹妹，我的新妇，你是一座圈起来的花园，一泓闭锁的泉水和一道密闭的喷泉。’”

太阳升起又落下，时日推移，外人们也真的开始用“汉姆斯特的修女”这个不甚恭敬的名号来称呼她，猜测她一定受过失恋的刺激。而刻板的狄金森先生也一度相信，艾米丽终究会成为一名“基督的新妇”，这或许是她最好的归宿，毕竟他给过她极其正统的宗教影响，也听她倾诉过对生存与死亡、片刻与永恒的困惑。

但艾米丽倦了，神学院的藩篱与经院哲学复杂而繁琐的思辨令她却步——那么沉重的东西，她承受不来。她只要温暖清浅的感动，只要草长莺飞的柔情，她毕竟一如任何凡俗女子一般，只是一个缱绻多情的小生命罢了。她与她们仅有的不同，无非是她惧怕陌生人，惧怕外面那个过于辽阔悠远的世界。只有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在自己熟悉的书本与笔墨里，她才会生出踏实自适的感觉，而她比任何人都更加需要这样的感觉。



[立陶宛]麦克罗哲斯·乔尔里奥尼斯《天使》(Angel, Mikalojus Ciurlionis, 1909)。这幅画被意象派后期的诗人们视作艾米丽·狄金森的灵魂写真。一位天使孤独地在高处俯瞰世界,他虽然背着一双强劲的翅膀,幼弱的身体却怯生生如同婴儿一般。

二

她的生命是自足的,不假任何信仰,亦不假任何外人。她生长在一个足够富有的家庭,她从来不必操心生计,不必为了寻经济上的依靠而委身于人。她的父亲和母亲虽然刻板得几乎没有体温,但亦是做足一对父母的本份,给予她一等一的自由,任凭她在楼上的小世界里自得其乐,就那样无忧无虑悠然一生。

她偶尔也会想到婚姻和爱情。在她写给友人的书信里,提及她们一起读过的书、看过的剧,她摘录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的台

词，那是雅典公爵忒修斯对固执的少女赫米娅的劝导：

Therefore, fair Hermia, question your desires,
Know of your youth, examine well your blood,
Whether, if you yield not to your father's choice,
You can endure the livery of a nun,
For aye to be shady cloister mew'd,
To live a barren sister all your life,
Chanting faint hymns to the cold fruitless moon.
Thrice-blessed they that master so their blood
To undergo such maiden pilgrimage;
But earthlier happy is the rose distill'd
Than that which withering on the virgin thorn
Grows, lives, and dies, in single blessedness.

因此，美丽的赫米娅，仔细问一问你自己的心愿吧！
考虑一下你的青春，好好地估量一下你血脉中的搏动；
倘然不肯服从你父亲的选择，想想看能不能披上尼姑的道服，
终生幽闭在阴沉的庵院中，向着凄凉寂寞的明月唱着暗淡的圣歌，
做一个孤寂的修道女了此一生？
她们能这样抑制热情，到老保持处女的贞洁，
自然应当格外受到上天的眷宠；
但是结婚的女子有如被采下炼制过的玫瑰，香气留存不散，
比之孤独地自开自谢，奄然朽腐的花儿，
在尘俗的眼光看来，总是要幸福得多了。

（朱生豪译）